



医女无双

云初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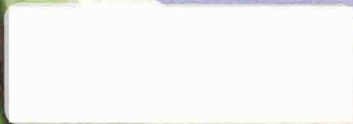
著

她是技术 / 有银子
有美貌的外科女大夫

一朝落水

却倒霉地变成了
虐待老公的骄横王妃

——私囚皇子、不给
饭吃、还打折了皇子
的腿……呜呜呜，她
要跑路保命啦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女医无双

云初情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医女无双 / 云初情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500-2272-0

I. ①医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8205 号

医女无双

YI'NV WUSHUANG

云初情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胡志敏
特约编辑	刘冬鸣
封面设计	熊 婉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1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字 数	32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72-0
定 价	2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21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

冒牌王妃 · 001

第二章

回府静养 · 033

第三章

进宫觐见 · 070

第四章

为你疗伤 · 100

第五章

天花肆虐 · 134

第六章

痘方和谈 · 167



目录

第七章	北陵救济 · 196
第八章	被困地牢 · 233
第九章	一路南行 · 267
第十章	紧急公务 · 307
第十一章	等你归来 · 337
尾声	重返赫奚 · 341



第一章 《冒牌王妃》

沈容容坐在杏花树下的秋千上看书，她在看一本《东昭当朝名仕录》。这之前，她用了七天的时间，分别看过了《东昭国史》《东昭律典》《东昭风土杂录》，还看了一本《四国方术异闻集》。

但是，这些书籍好像对她并没有什么用处，至少对她在这里生活下去没什么帮助。

因为她被流放了。

她是赫奚人，赫奚是一个精神和物质文明特别发达的国家，这个国家没有死刑，最严重的刑罚就是流放，却比死刑还令人闻风丧胆。

死刑不过一死了之，流放却是将你的灵魂抽出，随机流放到不知名的地方、不知名的生物身上，可能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一只狗，还可能是一棵树。

七天前，她还只是一名忙得晕头转向的外科大夫，因为误闯医患纠纷现场，为了救人，她挨了一刀，于是晕了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身处东昭，这时她才明白，自己被流放了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流放，可是她至少知道一点，她再也回不了赫奚，因为赫奚通往流放之地的路——有去无回。

幸好，她很快又发现一件事，她流放的地方比她想象的苦寒极恶之地要好太多，至少，这里虽然落后，生活却还过得不错。

醒来的时候，照顾她的女孩叫长平，自称是从小服侍她的奴婢，是个十分温顺可爱的小姑娘。沈容容胡乱撒了个谎，说自己失忆了。没想到，这里的人就真的都信了。

她现在还叫沈容容，不过只有十八岁，是当朝安平侯沈靖的掌上明珠，也是东昭赫赫有名的美人，三年前嫁给当朝三皇子静王凤静熙为妃。只是，似乎他们夫妻感情并不融洽。三个月前，她住进这间位于皇城外的陪嫁别苑后，一直闷闷不乐，直到那天她突然投湖自尽，而自尽的原因，没有人知道。大约就是因为这个，她的灵魂才住进这个身体里。

可她成了一名好像不太受宠的皇子妃。只是沈容容一向心大，醒后震惊了一下，虽然糊涂，但……何必想那么多呢！过一天是一天。

沈容容往下翻了一页，上面写着静王凤静熙，皇三子，睿智绝伦，俊逸雅致，国士无双，天妒英才。说的是她的丈夫。

沈容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问站在旁边的长平：“长平，原来民间对静王的评价这么高。”

长平规矩地站在旁边，细声回答：“殿下少年时就扬名四海。”

沈容容有些好奇，问道：“我记得你说过静王天生病弱，封王前常年隐居深宫，开府后也是深居简出。”她弹了弹书册，哈哈笑道，“这《名仕录》上居然说，他写了东昭第一兵书。没上过战场的人，写的东西也能叫兵书？这马屁拍得太露骨了。”

“这个奴婢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咱们王府是世袭将门，老侯爷和大小爷都是武将，对殿下甚为推崇。”

沈容容吃惊地挑起眉头：“是不是真的呀？”

长平不解地看了她一眼，迟疑道：“小姐，您怎么突然……”她没敢说下去，心中却忍不住想：小姐坠湖失忆后，似乎变了不少。

沈容容将她的表情尽收眼底，笑道：“对静王感兴趣？”

长平小心翼翼地看着她，像是怕说错话一样，慢慢地点点头。

沈容容耸耸肩：“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啦，他是我丈夫，总得了解了解他吧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长平张了张嘴，慢慢垂下头去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，只是显得有些魂不守舍。

沈容容看了她一眼，不再说话，低下头继续看书。

从今天早上有个侍从跟长平在园子门口说过话之后，长平的脸色就一直不太好，一个上午了，沈容容冷眼看着，长平好几次对她欲言又止，却仿佛害怕什么，一直没有开口。

长平不说，沈容容也就没问。

她刚到这里，虽然这里的人似乎对她“失忆”这件事情深信不疑，并不代表以后不会起疑心。一旦有人起了疑心，她就会很麻烦。多年行医的经验让她对于一头雾水的事情，习惯不随便下结论，不轻举妄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长平像是鼓起了天大的勇气，小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……想见静王殿下？”

“有点想吧。”沈容容随口道。

“毕竟他是我的丈夫。只是……”她耸耸肩，无所谓地说，“这么久了，都没有消息，看来他并不愿意见到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长平小声说，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“咦？我不是失宠吗？”沈容容惊讶地看着长平。她记得长平说过，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并不亲密。

她耐心地等着长平说下去，没想到，长平却停了下来，脸上闪过一丝犹豫，随即又被畏缩所掩盖。

她索性将书本合起来，直直地盯着长平说道：“好啦，长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从我醒来，你就老是心神不宁，欲言又止。这都多少天啦？你不难受，我看着都要被你憋死啦。”

长平闻言几乎惊跳起来，愣怔地看着她，脸色变了又变。

沈容容耐心地等着。

挣扎了片刻，长平突然直挺挺地跪下来，吓了沈容容一大跳：“长平，这是怎么啦？”

长平望着沈容容，豁出去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奴婢斗胆，求小姐去看看殿下吧。”

沈容容一愣：“看谁？”

长平颤抖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索性一股脑儿全说出来：“从来别苑三个月，小姐一直把静王殿下安置在清波阁，命人看着，不许任何人随

便进出。”

沈容容愣了一下：“你是说，我把他给关起来啦？”

长平连连摆手：“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”

“那他现在怎么样，还活着吗？”沈容容冷静地问。

她心想：怪不得她在这里这么久，那个皇子居然不闻不问，原来是沈容容把人家关起来了。

长平低垂着头，不敢回答。

沈容容看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私囚皇族是死罪。你再不说清楚，我就收拾细软跑路啦。”

长平飞快地望了她一眼，小声地说：“从前天晚上开始，殿下便水米不进，刚才清波阁的林护卫说，殿下已经不省人事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……”

这么严重？！沈容容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小姐？”长平不知所措地看着沈容容蓦地从秋千上跳下来。

沈容容道：“别小姐啦，还不快带我去救人！”

“是，是，小姐。”虽然对于沈容容主动提出去救凤静熙充满疑惑，但长平也不敢多言，赶紧站起来领着沈容容一路赶往清波阁。

清波阁里静悄悄的。沈容容进了院子后直奔卧室，一把推开大门，顿时傻眼。

此时正值初春，乍暖还寒的天气，屋内却暗淡又阴冷，靠墙摆着一张雕工精致的檀木床，床上躺着一个男人四肢大张、赤身裸体地被绑着，头垂向床的内侧，无声无息，一动不动。

她苦笑地想：前任沈容容可真是胡来，不仅囚禁皇子，还把皇子扒了个精光后绑起来……她真想卷起细软跑路算了。

沈容容拉过锦被盖到男人的身上，见到他的脸不觉一怔，眼前的男子看起来十分年轻，虽病容憔悴，消瘦得厉害，却清逸俊秀到了极致，只是此刻他双目紧闭、面色灰败，若非胸口尚有微微起伏，几乎让人以为他已没了呼吸。

沈容容七手八脚地将绑住凤静熙的绳索解开，她注意到，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留下了触目心惊的青紫痕迹。

沈容容按了按他的脉，心里一沉。

凤静熙的情况并不好，除了被绑缚的手脚外，浑身滚烫，虽然外表乍看之下不见什么明显的伤痕，细看却遍体密布重重针痕。

叫来长平，沈容容开门见山地问：“我对他干了什么？”

长平闻言，腿一软“扑通”又跪了下来。

沈容容头痛地揉揉额角：“长平，我都要被你跪晕啦。”她一边拉长平，一边说道，“不是要救人吗，你不说清楚，我怎么救？”

长平只是跪着，浑身直打哆嗦。

沈容容无奈，于是说道：“去把我的药箱拿来。”凤静熙身上的针孔是行家手法，那个沈容容肯定懂医理。

果然，长平应了一声，很快从角落搬来一个箱子，然后打开。

比她爷爷的药箱还丰富多彩！

沈容容摇摇头，道：“去帮我端一盆热水，再弄一坛烈酒来。”

等长平将东西端来，沈容容从容地净手，将银针消毒，拈起一根银针，沉吟了一下，照准穴位扎了下去。

片刻之后，从凤静熙口中发出一声微弱的低吟。

沈容容手腕微提，取下银针，冲着凤静熙轻叫道：“凤静熙？”

凤静熙却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
沈容容以为他没听到，随手推了推他，没想到，手刚碰到他，他闷哼一声，哆嗦起来。

沈容容心里一惊，扭头小声问长平：“这样多久了？”

长平低着头。

沈容容沉声喝道：“长平，快说！”

长平一惊，飞快地抬了一眼，看到沈容容居然沉着脸，只得硬着头皮小声道：“大约从三个月前开始，每次小姐和殿下独处后，殿下的情况都不太好，他虽不出声，但仿佛很疼的样子，碰都碰不得。”

沈容容问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小姐……最近都不许我们给静王殿下饭食，只给少量的饮水……”

看着长平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沈容容愣了一下：“还有？”

“……”

沈容容说道：“长平，你再这样吞吞吐吐的，等他咽了气，我也不用救人啦，咱们直接跑路吧。”

长平一咬牙，索性全说了：“小姐，您……您七日前打折了殿下的腿。”

“……”

长平惶惶地看着她。

沈容容头大如斗，忍不住怒道：“那他就任……我打他，不反抗吗？”

长平偷偷看了凤静熙一眼，只见他像个死人一般，迟疑了一下，含蓄道：“殿下右侧的身体已久无知觉，平日卧床居多。”

沈容容愣住了，一屁股坐下来，道：“他还有什么毛病，你一次都交代清楚行不行？”

长平低着头，更加压低声音道：“殿下素有心疾、喘疾，右耳失聪，右眼失明，右脸麻痹……”

沈容容立刻发现不对劲：“中风？”

长平顿了一下，低头不敢回答。

沈容容立刻瞪大眼睛，问道：“又是我害的？！”

长平连忙摇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她又看了凤静熙一眼，见他依旧一动不动，才小声道，“奴婢也是听宫中传闻，三年前，殿下突染重病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从此……”

“……”沈容容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。

她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列了张单子给长平，让她去准备。

待长平出去，沈容容坐到床边，见凤静熙依旧闭着眼睛，她想了想，对他说道：“凤静熙，我等下要为你接骨，很疼的，请你忍耐一下。”

这里没有麻醉药，除了叫他忍住，她也没辙。

凤静熙只是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
不知那个沈容容用了什么法子，凤静熙断腿的肌肉并未坏死，但她只是跟随古医祖父学过正骨术的皮毛，心里其实没有多少把握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试试。

待长平将她需要的老参汤、烈酒、布巾、热水以及替代石膏的竹板送来后，沈容容叫长平将凤静熙重新绑起来。

长平一听，吓得脸色一白。

沈容容忙安抚道：“我要为他接骨，剧痛难忍，不绑住他，没办法弄。”

长平这才松了口气，接着利索地帮着她以宽布带将凤静熙固定在床上。

沈容容喂凤静熙喝了老参汤，接着将银针刺入凤静熙的睡穴，待凤静熙昏睡过去，她开始动手替他放出伤处的瘀血，然后帮他接骨。

沈容容下手相当利落，但剧痛还是让凤静熙从昏睡中醒了过来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喘息也渐渐变得粗重。忽然，凤静熙闷哼一声，头软软地垂下去，再也没有动静。

是剧痛引发了心脏病！沈容容熟练地对他进行胸外按压，五六次之后，凤静熙发出一声低弱的呻吟。

沈容容靠到他的耳边，轻轻地说：“凤静熙，你很棒，请你坚持，我手脚很麻利的。”

之前，无论她说什么，或者做什么，凤静熙都对她不加理睬，所以这一次，她并没有希望得到他的回应，没想到的是，她刚抬起头就望见一双清辉璀璨的风眸。凤静熙只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眼睛，但就是这一瞬，已经让沈容容大为震撼，不自觉心里就相信，他一定可以坚持住。

沈容容面色一整，凝神静气，待觉察到凤静熙呼吸转稳，她立刻动手，快速完成接骨，并用竹板固定在接骨处。做完这一切，沈容容已经大汗淋漓。而凤静熙，脸色惨淡，除了胸口微弱的起伏，几乎看不出他还是个活人。

沈容容钦佩地看着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凤静熙，用布巾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，她握住他的手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凤静熙，你非常非常棒！”

凤静熙没有睁眼看她，也没有说话，却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。

见他竟然回应自己，沈容容心里特别高兴。她摸了摸他的头，柔声对他说道：“我叫人移你到芙蓉楼休养。”

沈容容细细交代两个家丁怎样移动凤静熙后，与他们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凤静熙移到软榻上。放下他的时候，见凤静熙眉头微不可见地蹙了

一下，她小声问道：“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凤静熙闭着眼睛没有说话，似在忍耐着，半晌，轻轻地摇了一下头。

沈容容放下心来，用锦被将他裹得严严实实，转身对长平说：“让厨房熬点粥，等粥熬好了，舀一盅浓米汤送到芙蓉楼去。”

沈容容亲自带着家丁小心翼翼地抬起长榻，将凤静熙一路抬到芙蓉楼。

芙蓉楼里，早已烧好了火盆，暖意融融的，角落的熏炉里也燃了安神香。

沈容容亲自替凤静熙洗头发，又用放了舒缓消炎药材的温水替他仔细擦拭身体，还帮他换了干净的里衣。她看着凤静熙清清爽爽地躺在床上，虽然他看起来还是很虚弱，脸色苍白得厉害，但呼吸平稳，连之前强忍痛楚的神情也和缓了许多。

沈容容满意地点点头，才开始感到腰酸背痛，浑身黏腻腻的，全部是汗。

她捶捶肩膀，对凤静熙说：“我去洗澡，等我回来喂你喝汤。你肠胃弱，这几天先吃点流食吧。”转头见长平回来，嘱咐道，“有什么情况叫我。”

说完，沈容容到浴室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披着一头湿淋淋的秀发出来。

凤静熙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看不出是醒着，还是已经倦极而眠。

沈容容推开窗，庭院里，晚风徐徐，细雨如丝，微风吹过，带来阵阵草木的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呼……下雨了。”沈容容伸展双臂，一脸享受的神情。

长平走过来递给她一杯茶，向窗外看了看：“小姐在看什么？”

“看外面呀，你瞧，多美。”沈容容望向窗外，深深地叹息。

长乐不解道：“小姐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”东昭的春天，天天都这样。

“唉，你不懂。”沈容容陶醉地趴在窗户上，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

正在她感慨万分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低低的咳嗽声，沈容容才想起凤静熙大病未愈，她连忙关上窗户，抱歉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忘

了你不能受风。”

她走到床前，替他掖了掖被子，抬起头时意外地发现凤静熙正静静地看着自己。沈容容再次震撼了，凤静熙拥有一双极美丽而凄凉的眼睛，左眼宁静璀璨，如揽九天星辰；右眼却无力半敛，张不开，合不上，动不了。

沈容容不自觉地伸手抚摸他的额头，柔声轻语：“放心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说完，她愣了下，自嘲地笑了，在赫奚，作为大夫她是既专业又敬业，但脾气出了名的坏，如今竟然学会了软声软语。她直起腰，身后有人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沈容容惊讶地回过头，却发现凤静熙已经又闭上了眼睛。她愣愣地看着凤静熙俊秀的脸庞，他的睫毛又长又密，在他的眼睑留下弧形的阴影，实在是一幅又淡漠又美丽的画面。

这个时候，厨房的人送了熬好的米汤过来。

沈容容对长平道：“明天去找个大夫来给王爷诊脉，但别泄漏了身份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好了，那你吃饭去吧，折腾了一天，早点休息。”沈容容端起米汤。

长平忙道：“小姐，这种事让奴婢来就好。”

沈容容摆摆手，从容地道：“他这个样子是离不了人的，你先去吃，等吃完了过来换我，我再去吃。”

长平还想说什么，沈容容已经站起来轰人：“行了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那么啰唆。”说完，当着长平的面，“砰”地把门关上了。

打发了长平，沈容容转身回到床边，对凤静熙说道：“我扶你起来，吃点东西。”

她在他身后垫了厚厚软软的迎枕，让他半靠躺在床上，问道：“这样靠着，行不行？”

凤静熙低低地喘了好一会儿，闭着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沈容容低头看着他，他的下巴瘦得发尖，睫毛长长翘翘的，秀气的眉尖微微蹙着，薄唇微抿，忍着不适，像个固执的孩子，她心里忽然就生了促狭，故意逗他：“喂，你一直这样闭着眼睛，小心把米汤吃到鼻

孔里。”

凤静熙的睫毛颤了颤，但没有说话。

沈容容暗暗扮个鬼脸，到桌边盛了米汤，试了试味道，满意地点点头。当她坐回他的床前，发现他已经睁开眼睛，正在看着她。

沈容容对他举了举手里的碗，笑道：“营养又好吃。”

她用汤匙舀起一小勺，轻轻吹温，小心翼翼地送到他的嘴边：“尝尝看。”

他默默地看了她半晌，薄唇微启，终于开口对她说了第一句话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咦？”沈容容怔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“我是沈容容呀。”

他看着她那浸了雾气的清冷如泉的眼瞳，一字一句慢慢地说：“你不是。”声音低沉，但清晰肯定。

“我是。”她眨眨眼，死不认账。

“你不是。”他低声又重复了一遍。

沈容容被他笃定的语气说得心头一跳，若无其事地收回手里的汤匙，在碗里轻轻搅拌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王爷说笑了。”

他咳嗽了一会儿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由于半边脸麻痹，加上身体极度虚弱，让他说话十分吃力，吐字虽慢，却很清晰，他问她：“你二娘娘家姓什么？”

沈容容气定神闲地答道：“忘了跟王爷说，我前儿掉到湖里差点淹死，醒过来就失忆了。如今，连我的名字都是长平告诉我的，哪会记得什么二娘三娘。”她在心里扮个鬼脸。

凤静熙睁开眼睛，看了她一眼，轻声说：“沈容容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”她淡定地看着他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他慢腾腾地说：“你的字太丑。”

“……”她撇了撇嘴，“你又没看过我写的字。”

他低低地喘息了一会儿，轻轻开口，低弱的嗓音似对这样的谈话有无限倦意：“你刚才在清波阁写了张方子，里面有很多错字。”

“瞎说，你刚才又没看到。”她有恃无恐。他明明自始至终只瞥了她一眼。

凤静熙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你看错了。”这里的字的确跟赫奚有点不同，但沈容容死不认账。他看着她，半晌，垂下眼睑不再看她，低声自语：“你不是她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不怪你。”

说完，静静地闭上眼。

沈容容瞪着凤静熙半晌，有点不情愿地撇撇嘴道：“你真聪明！”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自己骗不了他。

凤静熙眉头轻轻动了一下，不再说话。

沈容容谨慎地盯着凤静熙，半晌，不见他的表情有丝毫变化。

她举起汤匙递到他嘴边，不动声色道：“凤静熙，再不喝，米汤就要凉了。”

凤静熙嘴唇动了动，微微吃力地张口含下那匙米汤。

沈容容这才松了口气。

凤静熙只喝了几口，就摇摇头。

沈容容也没在意，凤静熙多日未进食，正应该少食多餐。她替他擦了擦嘴角，扶他慢慢躺下，起身收拾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低低的一声“谢谢”。

她回过头，看到他闭着眼睛，表情淡漠。她眨眨眼睛，直率地问：“这是不是表示你不会告发我？”她的性子一向爽快，既然被戳穿了，就不想再装模作样为难自己。

没等凤静熙回答，一声十分响亮的咕噜声从沈容容的肚子里传出来。

凤静熙缓缓地睁开眼睛，默默地看着她。

沈容容坦荡地与凤静熙对视，直言不讳：“我肚子饿了。”

等沈容容风卷残云地吃完饭，又把自己的来历跟凤静熙说清楚，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时辰。

她一口气喝光杯子中的茶水：“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凤静熙一直默默地听她说完，沉思片刻，抬头看着她，慢慢地问：“那原本的沈容容呢？”

沈容容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赫奚对这个没研究。

凤静熙低垂着眼睑，一时间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半晌，他抬起头，问沈容容：“还能恢复原状吗？”

沈容容老实回答：“不知道。但至今没有人回过赫奚。”

凤静熙看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“还没有想到……”沈容容在他锐利而沉静的目光中心虚道，“其实，也不是一点都没想过。”

凤静熙微微挑眉。

她用眼角瞄了他一眼，含蓄道：“我本想先享受几天，摸清情况，顺便攒点钱，然后就……换个地方生活。”

凤静熙看了她半晌，慢慢地问：“攒点钱？”

沈容容脸上一热，坦白道：“我身无分文，只好想点歪门邪道了。”

凤静熙看她一副赖皮又坦荡的样子，目光微微一动，旋即垂睫，淡淡道：“你想得太简单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凤静熙垂下眼睑慢慢道：“沈容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且不论我们二人感情亲疏，皇子妃无故私逃，这是欺君的大罪。再者，皇家联姻，其中关系错综复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祸及的还有沈容容身后无数族人。三则，你私逃离开，便成了没有户籍的流民，生存不易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下，掩口低咳了好一阵，依旧垂着眼睛不看她，接着道，“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……”在凤静熙的目光中，沈容容沉默了。

凤静熙也不说话，任她发呆。

沈容容发愣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人，那人面色青白，虚弱无比，神色却无比平静。她迟疑了半晌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”

凤静熙闻言别开头，闭上眼睛不再说话。

沈容容忽然就明白了，不禁有些感动，她拉住他的手，真诚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晚上，沈容容就宿在凤静熙房里的贵妃榻上。

临睡前，沈容容对凤静熙说道：“如果不舒服，记得叫我。”